

梅惊 花天 傲档 雪案 暗扑 藏朔 玄迷 机离

# 梅花档案



小说原著 © 张宝瑞  
剧本编剧 © 傅麒名 汪也迪  
缩编 © 张喜华

知识出版社



小说原著 张宝瑞  
剧本编剧 傅麒名 汪也迪  
缩 编 张菁华

知 藏 出 版 社

总编辑:徐惟诚      社长:田胜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花档案/傅麒名,汪也迪著. — 北京:知识出版社,  
2003.9

ISBN 7-5015-3950-2

I. 梅... II. ①傅...②汪...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

中国—当代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81178号

小说原著:张宝瑞

责任编辑:于淑敏

剧本编剧:傅麒名 汪也迪

李桂芳

缩 编:张菁华

责任印制:张新民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:100037 电话:010-68318302)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总策划 北京普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10.75 字数:220千字

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-10,000册

ISBN 7-5015-3950-2/I·330

定价:19.8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















## 第一章

1949年，荒土岭，漫天的风沙。

一阵小风卷着黄土，在地上打了个旋儿，干干的矮树枝被风吹得抖了起来。

一辆军用卡车“嘎”的停进一列车队，扬起的黄土半天散不开，车棚子被刮得“刷拉拉”地响。小战士从驾驶室跳下车，向前面的车队望去。

前面的沙子扬得更厉害，几乎看不清人。车队里还有两辆军用卡车，人已经下空了。车边上站着几个战士，衣服裤管被风吹得贴在身上，扶着枪，按着自己的帽子，来回溜达着。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声的枪响。

前面车边的战士冲这边喊：

“后面还有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风太大，小战士听不清，喊着问。

前边的战士又喊：

“最后一车？”

小战士呛了口风，一边点着头，一边使劲地咳嗽。

几个战士正押着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里出来，向山坳底下走去。风声里又夹了一声枪响，而后是一阵欢呼声。

小战士闻声向车子那边走去，想看看热闹。越过车顶，整个山坳便显现出来。这是个浅浅的山坳，凹下去的空地上正在处决犯人，几个战士正把犯人的尸体抬走。山坳对面，围观的人群随着枪声欢呼着。

“王成奎！”

犯人从队里被押了出来，主持行刑的人对着判决书验明正身，王成奎即被押到空地当间。

一声枪响，山上围观的人又是一阵欢呼。

“白敬斋！”

两个战士又押着一人过来，尸体从他们身边抬了过去，犯人木然地看了看。

围观的人忽然没了声音，静悄悄的。风也好像小了，山坳上下奇怪的寂静。有人小声说着：“白敬斋？”“白敬斋！”……一个小孩哭了起来，抱小孩的女人和站在旁边的男人赶紧去捂孩子的嘴。

白敬斋被押到空地上。他有点头晕，仰头看了看天。眩人的太阳光里全是风沙，黑压压的人群依旧没什么动静。

忽然，狂风大作，行刑的人被吹了个趔趄，人群里开始有些骚动。白敬斋像是忽然被风吹醒一般，脸有些扭曲。山坳上的一棵梅树被风吹得咯吱直响，听着像要折了，周围的人群立刻骚乱起来，纷纷躲避。

白敬斋看看那棵树，笑了。他扬起头，使出全身力气，喊了一嗓子：

“刘吉祥！你害我全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那棵梅树真的被风刮倒了，梅花漫天飘散。

鬼啸似的风声里又是一声枪响，众人再次欢呼起来。

白家老宅内，叶枫穿着军装，戴着眼镜，仔细看着墙上的《梅花傲雪图》。屋子里空荡荡的，里里外外只有踩踏木地板的声音。解放军出出进进，像在搜查什么。叶枫走到屋子中间，四处看看，他四五十岁的样子，看上去很疲惫。

“都查过了，白敬斋可能已经把资料销毁了。”有人从屋子外边探进头来说道。

“再找。”叶枫命令道。

一个战士从外边进来，径直走到叶枫身边：

“白敬斋已经被正法了。”

叶枫点了点头。他又环顾一下屋子，走到一个半圆的茶几前，拿起上面的花瓶，举到光底下看了看，然后摇了摇头：

“真是个玩家，当的哪门子土匪……”

随后，叶枫带着几个人离开了。他们经过的一道道门正在贴封条，叶枫停了下来，往窗外看了看，从窗子望去，正好看见楼下院子里的一棵梅树。

楼梯转角有面镜子，镜子里映着正在离开的一队人。

解放军战士们鱼贯撤出，最后的人拉上宅子大门，贴上了封条。一阵风过，梅花被吹落满地，这时能看出白家老宅是个洋式小楼，外表是老旧的暗色，白白的封条显得格外刺眼。

两年后。

白家老宅更破旧了，颜色也更深了，贴封条的地方只剩下痕迹，到处是蛛网。梅树枯了，残枝上挂着灰尘吊子。

白家老宅的门大敞着，门外停着驮了行李的自行车、平板车，几户人家正在往里搬东西，相互之间笑呵呵地打着招呼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。

楼梯转角的镜子里，映着搬运行李上楼的新住户。他们仰头四处看着，嘴里惊叹地唏嘘。

入夜，白家老宅显得有些死气沉沉。一阵小风吹来，支棱在黑地里的梅树枯枝抖了起来。

既而狂风大作，偶尔传来打碎玻璃的声音，房顶的瓦片也被吹得滚落下来。白家小楼的二层窗口忽然透出微弱的光亮，那光亮一扇窗一扇窗地划过去，不一会儿，灭了，白家小楼又黑黢黢地立在大风天里。



是日，白家老宅大门外又停了些自行车、平板车，天色阴得厉害，新住户往外运着行李，大家一声不吭，闷着头，互相之间好像谁也没看见谁，大家只是希望快点离开这个地方。

锁又重新挂在小楼门外，渐渐地锈蚀，白家小楼也像腐烂的蘑菇一样，变得萎靡了。

转眼又是一年。

街道上运送捐献物资的汽车开了过去，战士们高声唱着军歌：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

街边，一群中学生设了个临时接待站，接待来此捐献援朝物资的人。一个女老师走过来，问学生：

“看见叶蕾了吗？”

一个学生指了指路对面：

“南老师，她好像去那里了。”

南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找去。

因为弃置已久，白家老宅看上去毫无人气。南云看了看四周，喊着“叶蕾”，向大门走去。她试探着走了进去，头发不小心勾住枯枝，她伸手把枯枝折断，继续向里走。

屋子里很暗，不知从哪里漏进来几束阳光。南云走进去，扬起的尘土呛得她咳嗽了两声，有些回响，远远的，木地板也咯吱咯吱地响了一下。

南云没敢往里走，喊了一声：

“叶蕾。”

没人回应，南云胆怯地四下望望。

这宅子到处是长了霉斑的暗棕色墙壁，一片片的水渍奇形怪状地印在墙上，阳光的影子使许多东西都模模糊糊地看不清，一些旧家具破破烂烂地摆放着，灰尘让有颜色的家具也掉了色。

楼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灰尘随着抖落下来。南云支着

耳朵听，声音又没了。她向楼梯口走去，转角的镜子蒙了灰尘，几乎照不出影子，里面隐隐约约地映着正在上楼的南云。

白家老宅外，一辆卡车停了下来，车上全是书架。小徐正从车上往下爬，显得很吃力。他停下来，对已经下车的人说：

“龙飞，你扶我一把。”

龙飞站在车边，正看着白家小楼，听到喊声，回身来帮小徐。

小徐下了车，和龙飞站在一起，看着这座小楼。白家老宅似乎在静静地等待他们进去。

“我们先进去看看。”龙飞说道。

小徐好像有点害怕：“行……”

龙飞向门口走了过去。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，看着龙飞走进进去，问：

“小徐，他是谁呀，我怎么没见过。”

“噢，他叫龙飞，新来的，今天刚报到。”小徐回道。

“来的倒挺是时候，正好搬家缺人手。”司机正说着，龙飞从小楼门口探出头来：

“你怎么不进来？”

小徐有点犹豫：

“好，来啦。”

司机看龙飞在催小徐，便说：“那你们先进去看看，估计他们的平板车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，等他们来了再卸东西吧。”

小徐不太情愿地进了门，龙飞背对着站在略显空旷的门厅里。小徐轻手轻脚地走到龙飞背后，小声问：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毫无防备的龙飞被吓了一跳，反又把小徐吓了一跳。

“门没锁。”龙飞说。

“没锁?!”小徐有些吃惊。

龙飞指了指地，示意小徐看。小徐顺着龙飞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惊得表情凝在脸上。地上，一溜脚印清清楚楚地向楼上走去。

小徐和龙飞对视一眼：

“不然，咱们去外边等吧。”

龙飞没理小徐，扭过头，似乎看见旁边有什么东西。墙上，好像有个人影，歪歪斜斜地和其他影子混在一起。小徐看龙飞眼神不对，也赶紧扭头去看。墙上的人影动了一下，走了。

小徐觉得浑身发冷，他四下看了看，又向龙飞身边贴了贴：

“听说……这房子里闹过鬼，女鬼，舌头吊着，头发这么长，披在脸上……”

龙飞还是没有理他，抬头向楼梯上瞟了一眼，愣了。楼梯转角的镜子上，一片灰尘不见了，显然是被人刚刚抹去的，朦朦胧胧的镜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镜像——那是一个人的头发！而且，头发移开了。

这回，龙飞也觉得有点瘆得慌。他缓了缓神，像是说给自己听：“哪有什么鬼呀，我就不信。”

“我们还是出去等吧。”小徐的声音有些发抖。他转身向外走，走到门口才发现龙飞没跟上来，赶忙又回头去看。

龙飞慢慢向楼上走去。小徐不敢多停，说了声“我在外面等你啊”就走了出去。楼梯转角的镜子里映着正在上楼的龙飞，他径直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子上那道抹干净的痕迹，也用手指在镜子上划了一道，指甲划过，发出干涩的声音。

楼道的窗子上都挂了厚重的窗帘，遮得四下里暗暗的，不时有风吹动帘子，透进一缕缕光线。

龙飞在楼道里走，尽量放轻脚步，可地板仍然一下一下地响着。身后，楼道尽头的一道门忽然响了一下，龙飞登时停住脚步，转身盯着那道门，不自觉地向窗帘挪去，下意识地躲在窗帘后面，露出眼睛，紧张地盯着那扇门。

眼前的帘子缓缓被风吹起，帘子后露出一张女人的脸！

是南云。

龙飞和南云同时惊恐地大叫，也不知是谁拉掉了帘子，厚厚

的窗帘砸在两人身上，激起一团灰尘。

小徐站在车边，向楼里看了看，冲着驾驶室问：

“喂，你听，楼里是不是有个女人的声音？”

一堆窗帘堆在地上，龙飞和南云面对面站着，震惊地看着对方。

“南云！怎么是你？是你吗？”龙飞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龙飞同学？是你呀，你怎么在这里，你不是去北京了吗？”南云看了看龙飞，礼貌地笑了。

“你去哪里了？这些年，你在哪里？”龙飞迫不及待地问。

南云想了想，没想好怎么回答，就又礼貌地笑了笑：

“是呀，都好几年了。”

龙飞奇怪地看着南云：

“你怎么了？你不记得我了？”他忽然又像想到什么，脸色变得有些沉郁，“你已经结婚了？”

南云有点吃惊，随即还是礼貌地笑了笑：

“没有没有……你呢？”

龙飞有点自嘲：

“你问我这个问题……”

南云见龙飞有些尴尬，便不再问话，两人面对面站着，静静地看着对方。

“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学生？”南云岔开了话题。

“你当老师了？”龙飞似乎有点吃惊。

这时，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从楼道尽头一道虚掩的门里走出来，龙飞指了指南云身后：“是她吗？”

南云一转身，“叶蕾，你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叶蕾没有回答，顽皮地笑了笑。三个人彼此介绍了一下，便从小楼走了出来。几个工作人员搬着书架进进出出，小徐前后张罗着，他好奇地看了看龙飞和南云，便招呼龙飞和他一起抬桌子。

南云见龙飞正忙，示意要走，叶蕾忽然用手一指，说：“龙飞同志，我们学校就在路那边，你可以来玩。”



龙飞有点惊讶，南云瞟了眼叶蕾，她嘟嘟囔囔地跟南云解释：“我看他很想问的样子嘛。”

南云和叶蕾告辞走了，小徐站在龙飞旁边，目送南云离去。

白家老宅门厅内，龙飞和小徐抬着桌子走进来，屋里已经堆了好多东西，工作人员正在老馆长的指挥下忙碌着。

小徐边走边冲馆长说：“馆长，桌子都裂成这样了，不能换新的吗？”

“我们有钱去捐个坦克大炮好不好，换桌子，你好意思说。”馆长正色回道。小徐见馆长表情严肃，便不再吭声，和龙飞一起把桌子放好。一个同事端着个水盆走上楼梯，走到转角的镜子前，把水盆里的抹布拧干，准备擦镜子。乌黑的镜子上还是那道抹过的痕迹，映着那人干活的样子。忽然，瞬间一阵电光石火，那人触电休克，从楼梯直滚下去……大家惊异地围拢过来，镜子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映着人们忙乱的身影。

自从见到龙飞，南云对往昔的回忆又浮现出来。站在讲台前，看着台下的学生，她似乎回到1944年的金陵大学教室，学生们站起来向老师行礼：“先生早晨好。”年轻的大学生南云和龙飞，并排站着向老师问好……

叶蕾和学生们也都起立向南云行礼，但南云没有回应，大家站着，不知怎么回事。半晌，南云才回过神来，发现大家仍然站着，赶紧回了礼，让学生坐下。

课间，南云夹着书本和叶蕾从教室走出来，走廊里都是学生，南云关切地问：“你妈妈来过，问你为什么放学不回家。”

叶蕾显得不太高兴，只说她爸住到农场去了。

“你不能一到你爸不在就整天不回家，你爸不在家，你更应该早回去。”南云接着说。

“我到同学家卖肥皂去了，我为抗美援朝工作，她不能管我吧。”叶蕾提高了嗓门。

忽然，南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，脚步也放慢了下来。一